

寓居於「家」：由關係脈絡探究 癌症喪親者的悲悼心思及其流變

林耀盛 高 舒

研究目的：文化脈絡顯示「關係」是悲悼研究重要主題，本研究聚焦於關係面向探討喪親者的悲悼心理經驗及其關係場域「家」的變化。**研究方法：**以一對喪父的兄妹為受訪者，於父親過世一年期間，各自進行兩次訪談。資料蒐集後，以現象學心理學方法與家庭為單位的對偶研究，貼近受訪者經驗處境現象。**研究結果：**兄妹受訪者雙元經驗的置身結構與時間性脈絡，涵蓋關係的位移、喪親者生命史、時空交織的記憶情感、家的不可分割性等現象結構，並顯示其面對親人過世，起初傾向藉由鞏固自身主觀界定、情感寄託的「家」，找尋內在居家感。然而，存有的居家感源於變化的位址，喪親者內在居家感的歸返，終在關係經驗及生活世界的流動中，朝向域外。本研究提出以存有論關照喪親經驗的可能視域及相關討論。**研究結論：**兩位受訪者間異同經驗，呈顯家作為一種「居家感」的重要意涵，並帶出「生命境位的否面性」與「流變經驗的倫理性」現象及其臨床反思。

關鍵詞：喪親、家、現象學心理學、對偶經驗、居家感

林耀盛：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臨床心理學、健康心理學、社會心理病理學。

高 舒：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研究部研究助理；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臨床組碩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臨床心理學。(通訊作者；E-mail: annies50134@gmail.com)

收稿：2018年12月31日；接受：2019年6月3日

一、緒 論

Derrida(1997)指出哀悼若有開始，那便是友誼。當兩人照面的那一刻起，便註定未來有一方會先離去；當認定對方為朋友的那一刻起，你便為他哀悼。死亡是人類生命自古以來最能確定之事，而文化與時代處境，也接應人們表達哀悼的方式。近年來，台灣社會越來越多對生命末期議題的關注，安寧與緩和醫療概念逐漸普遍，《病人自主權利法》亦於2019年1月正式施行。然儘管科學、理性或精神層次等策略的建構，死亡仍是人們無法消弭的困境(陳正國，1992/1997)。且即使相較天災意外，癌症病逝屬預期性死亡，家屬面對親人的死亡，某種程度上能夠有所「準備」，如有意識地陪伴、照顧摯親生命的最後時光等，死亡最終到來的時刻，依舊可能令人震懾與創痛(Sanderson et al., 2013)。

(一) 喪親階段論難題

關於喪親／悲悼經驗，自早期Freud(1957)提出喪親者於服喪期間，應撤回過去投注於逝者之原慾，及對此「切斷連結論」反思辯證之論述(如Stroebe, Gergen, Gergen, & Stroebe, 1992)，到當代一派學者提出且備受討論之「持續性連結」觀點(continuing bond)，主張喪親者透過物理線索等外化切近，或如價值傳承等內化表徵，選擇與逝者保有關係締結之正當性(Klass, Silverman, & Nickman, 1996; Field, Gao, & Paderna, 2005)，可知依循不同研究視域與方法論，喪親相關現象乃多元並存。現今喪親悲悼理論之發展，多聚焦探究喪親者情緒、認知、行為等心理反應，以及更重要的喪親者在歷經失落後，如何消解悲痛，回返生活常軌，走向良好適應。如Prigerson等人(2009)與Shear等人(2011)即嘗試將心理病理及疾病預防的思維帶入喪親，將歷時過久、超出社會文化預期，影響日常功能之悲悼現象納為「症狀」，訂定精神醫學診斷標準，以期透過「篩檢」而進行早期「介入」。

上述適應取向論，甚至說「想替…做點什麼」之責任召喚，是臨床工作者常面對之議題，唯「適應」是將群體置於相同量尺所測得之指標，且當中測量刻度的產生、結果的界定，以及意義詮釋的發言主導權等，涉及權力與知識之糾結，只是

往往被習以為常(林耀盛, 2000)。在主觀／客觀的界定難題下, 面對喪親者的存活情態, 適應／非適應、回復／失落等二元論, 抑或往返兩端的擺盪論是否為唯一解釋, 值得思索。

由心理病理與適應視角進入, 喪親之於個體的內在及外在, 皆屬某種程度壓力源, 且隨著個體擁有資源的不同, 壓力將對其造成傷害失落、威脅或挑戰(Sarafino & Smith, 2014)。若由個人壓力與病理結構位移, 而是以現象還原視之, 如余德慧與彭榮邦(2002)分析喪親者的存在處境, 發現其受苦根源, 來自與親人肉身共在、共命關係的某種斷裂, 喪親則指向「缺」; 與他人「休戚相關／共同存有」(項退結, 1990)之存有本質的陷落。Heidegger(1962)提出匱乏是此在(Dasein)的狀態, 匱乏不是虛無, 而是蘊含著朝向此有的引力。回顧國內文獻呈顯之現象場及主體經驗, 可發現生者與逝者之間、生者與場域之間、生者與他人之間等「關係經驗」, 是重要的悲悼主題。同時, 「關係」乃喪親者後續生活展開之基礎, 隱含喪親者存有本質於「缺」之中彰顯, 並且又再構成與生活世界的重新連結。而緊扣喪親的經驗脈絡, 「家」是密切勾連的關係場域(高舒、林耀盛, 2018)。

「我必須證明家屋是人類思維、記憶與夢想的最偉大整合力量之一。這種整合中的根本原理, 就是日夢(day dream)。過去、現在和未來為家屋帶來不同的動力, 有時候它們會相互干擾, 甚至相互對立、相互激盪。」(龔卓軍、王靜慧, 1957/2003)人類生命開始, 就在家屋的溫暖胸懷裡被懷抱、保護著, 對我們的日夢而言, 家屋永遠是個大搖籃。只是當死亡失落降臨, 關於家屋的日夢想像, 可能就回到現實面的複雜情態。此在／人被拋向世界而寓居其中(being-in-the-world)(Heidegger, 1962), 與世界遭逢、連結, 然而當周遭世界的重要他者缺席, 遂帶出無居家感(unhomelikeness)。系統觀如家庭焦點悲傷治療(Kissane, Bloch, McKenzie, McDowall, & Nitzan, 1998), 重視群體喪親後的資源重整及功能運作, 而在此面向之外, 家屬們身處彼此所共構處境的同時, 也各自有其置身所在, 相關研究即曾探討喪親家屬間個體化／集體化的倫理關係與情感表達。如林耀盛(2005)關照九二一震災喪親受創者, 發現喪父母、喪子女、喪夫妻等不同型態的家屬間, 即使彼此經驗著愧疚、罪惡、控訴等差異心緒, 仍同樣可能展開涵納「情」(*pathos*)、「理」(*logos*)、「德」(*ethos*)之倫理轉向療癒歷程。

但過去的階段論研究，無論是Bennett與Vidal-Hall(2000)的寡婦研究，或Klass(2001)對喪子女雙親的探討，不同垂直軸和水平軸關係的對待，顯示主流悲悼心理的適應，往往指向一種語言撫慰術。然而，苦是瘡啞的存有撤退的終極聲音(林耀盛，2006)。越試圖撫平淡化苦痛，賦予其單向度的意義，反而更無法理解受苦；原以為「為你好」的溫暖安慰話語，往往不具有療癒力量。受苦往往處於沉默的皺褶，而非持具構成性的意義，有時「無意義作為一種意義」，更能夠產生纏摺力量，進而接應受苦的倫理呼喚(林耀盛、邱子芸，2015)。

透過侯懿真(2006)及Hsu、Kahn與Huang(2002)的研究，即可看見在喪親家屬的個體和集體之間，雖然沒有具體的言語交會，依然共同朝向如維持著彷彿逝者仍在的家庭生活、相似面容的召喚等集體悲悼歷程，而蔡佩真(2012)指出喪親家屬間的情緒與溝通，嵌於其個人及家庭角色的雙重關係脈絡。循此，系統資源、角色、情感或史性脈絡等，皆為家的可能樣貌——關於「家」與喪親者悲悼經驗的互動關係為何，當以整體處境反思。

(二)回到關係取向

McCarthy與Prokhovnik(2014)認為悲傷研究應當用更整體的方式理解關係，並提出「具身關係的照顧」(embodied relational care)，指出哀悼者經驗到與逝者的死後遭逢，其實是一種照顧倫理的體現化。McCarthy與Prokhovnik(2014)的具身關係的照顧模式，取消了生死二元界線的斷裂，打開了「你」與「我」的單元關係，進而連結到「我們」的關係脈絡。死亡事件的發生，縱然使得逝者的身體不在，但是曾有的「我們」體現關係依舊存在，生者也可能為著這樣的「我們」而生活。Heidegger(1962)提出「存在的處境」(situatedness/*Befindlichkeit*)觀點，顯示存在的處境有不同的彰顯方式，諸如「不安心」(anxiety/*Angst*)、「關心」(care/*Sorge*)、「情感」等，強調存在處境、理解以及言說，三者共同造就了意義的形成。Stolorow(2011)將*Befindlichkeit*譯為「有所彰顯的情感」(disclosive affectivity)，顯示人的經驗，尤其情感經驗乃概念認知的基礎。然而，情感的彰顯是一種流變(becoming)，哀悼或創傷語境，不僅引發情緒(emotion)，更激發情動(affect)。前者多

airiti

以人為主體／中心，人的心理狀態乃內在想像；後者則為非個人、非人稱的強度，指涉「去影響與被影響」(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的能力，強弱隨增隨減，是脈絡化效應，與傳統的內在認知歷程不同。換言之，情動指向身體進行感應(affect)／被感應(affected)的能力，是身體的行動、參與及銜接能力的加速度或減速度，更與生命力(vitality)或活力有關，也是一種流變的力量。相較情緒，情動更強調當事者所處的當下和現場性(脈絡)。涉及脈絡和現場的情境，身體是重要中介，即便是相同的情境，也可能引發不同的情動；涉及身體感覺的存有，每一次看似重複的行動之間，帶出的流變層次可能包含除去差異的重複、包含差異的重複、製造差異的重複。這是重複的差異，是差異的重複，除了情動的互為感應內涵外，情感流動的速度也有快慢之別(林耀盛，2018)。如此，哀悼的現身情態所彰顯的情感，是臨床照顧的存在處境。亦即，哀悼是一種人們的情感存有理解，而病床邊的陪伴，彰顯了如此流變處境。

綜合以上，本研究由現象學心理學方法，擱置病理適應與悲悼現象的分類闡述，聚焦於關係面向探討「喪親經驗」，並同時依「家庭是給出關係經驗的重要場域」之現象，主張喪親及家庭經驗具某種相互及不可分割性下，併置關照喪親者所經驗的「家」。本研究議題包含(1)於關係脈絡中，探討喪親者的心理經驗及其存在處境；(2)探討喪親者如何面對、形構家的經驗。實徵資料的蒐集，以某家庭內的兩位喪親家屬為對象，透過個別訪談，開啟經驗現象的視域，進而嘗試回應家之於喪親經驗的意涵，藉以貼近喪親者寓居於「家」的處境經驗與轉變。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徑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重視受訪者經驗語言，跳脫既存框架對現象的測量歸類，關注研究對象的特異性(idiographic)。質性方法隨著後實證主義典範的出現，逐漸被大量使用，並已發展有現象學分析、敘事分析等作法。然值得思考的是，李維倫(2016)回顧心理學發展，指出相較實證主義致力「捕獲實在」，後實證主義的知識

目標在於「逼近實在」，且「假設－驗證」的方法論在其中，被當代心理學主流奉為圭臬；換言之，呼應Denzin與Lincoln(2000)指出，注重多重聲音的呈現、社會與歷史脈絡考察的質性方法，仍持續受到實證及後實證主義影響(引自潘慧玲，2003)。林耀盛(2016)也提醒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是無法切割的「三位一體」，質化取徑研究者在選擇具體方法之前，應釐清自身看待實在／研究問題的價值信念與目的。

不同於驗證及類推現象，本研究重視的是經驗現象的發生歷程，以及意義的生成等敘事脈絡的深度及豐富度。敘事，是朝向對人類存有之各種可能性的「發現」，而非「建構」經驗者的故事軸線。循此，本研究面對喪親悲悼，在反思心理適應觀的後設概念及限制，梳理已知現象彰顯之意涵，以及當中依然模糊、甚至陌生的理解後，遂藉由現象學心理學「回到事物自身」的知識立論，跳脫二元對立邏輯，朝向生活世界整體存有的關係意向(林耀盛，2016)，以供對喪親經驗的不同思考關照。

(二) 研究參與對象

本研究訪談一對曾接受北部某醫院緩和醫療照顧之過世病人子女。病人為男性，2016年9月身體不適就醫確診腹膜癌末期，同年11月過世，享壽65歲。病人過世前約兩個月的住院過程中，女兒、兒子每天早晚輪流在側照顧／陪伴，而其子女，即本研究兩位受訪者，基本資料見表1。

表1 受訪者基本資料與訪談時間

受訪者 代號	性別 喪親年紀	與病人 親屬關係	第一次訪談時間 (喪親時間)	第二次訪談時間 (喪親時間)
T	女(30)	父女	2017.7月 (八個月)	2018.1月 (一年兩個月)
Y	男(37)	父子	2017.9月 (十個月)	2018.2月 (一年三個月)

airiti

本文接續呈現研究者在閱讀、整理兩位受訪者訪談資料後，描寫其經驗背景摘要，供閱讀者對受訪者整體置身所在樣貌有所認識，以利後續資料分析結果的理解。

1. T的個人及家庭經驗背景

T大學畢業後投入助人相關領域，擔任父親罹癌住院期間的主要決策與照顧者暫時離職，直到父親過世一個月後復職工作。T自述於大學時確切得知父親長年外遇，工作不久後，父母正式離婚。父母離異後，T跟隨母親自原本的家搬離，哥哥Y則與父親同住原地；父親過世後，T於平日工作外仍與母親同住，Y亦持續住在原本的家。面對父親及家人間的互動，T於父親生前、生後，皆曾帶母親及Y，接觸家庭諮商等資源。

T和Y第一次陪同父親就診即清楚已是癌末，而在最後的住院時光裡，T經驗到相較過去更能與父親靠近的「禮物」，以及受到的信任交託，唯同時亦感慨過去未把握的相處機會。

2. Y的個人及家庭經驗背景

Y從事藝術相關領域，平日在家工作或到外接案。Y於父母離婚當時，一路陪伴母親打官司，且面對父親外遇的事實，經驗到自己「完全是站在母親那邊的想法。」父母離婚分居後，Y選擇與父親同住原地，而父親過世之後，Y曾打算將母親接回原本的家居住，唯母親不願意作罷。另外，Y投注了相當的時間與心力，整理、清理父親生前囤放在家的大量物品，重新佈置內心理想的居家環境。

Y自認與父親的關係，不若T與父親之間靠近，於喪父經驗受到的情緒衝擊也相對較小。然而，Y依舊在到醫院照顧父親、事後整理遺物等過程，經驗到更多彼此相處互動的機會，以及對父親的認識。

(三) 研究程序

本研究通過收案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受訪者簽署研究同意書後，研究者透過半結構訪談大綱、開放式問句進行深度訪談，蒐集受訪者經驗文本。而考量受訪者個人主體經驗的顯化，以及家庭成員之間話語權的退讓、牽制等關係動力，即便本研究兩位受訪者隸屬同一家庭，訪談仍採個別形式進行。

執行層次上，本研究包含第一次訪談與第二次追蹤訪談，研究者於正式收案前曾持續地進入研究場域，以熟悉現象場特性。初訪之主要焦點，為針對研究問題蒐集資料，故訪談問題以「受訪者與過世親人的關係」、「受訪者於日常生活的悲悼」、「喪親家屬間的互動經驗」等為核心概念，並依研究者田野觀察及反思經驗，擬訂具體的訪談大綱如：「從親人過世到現在，生活中什麼事情會讓你再想起他？很突然地想到、腦海中浮現一個畫面也可以。」、「親人過世前，你覺得你們家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現在呢？」

初訪半年後進行第二次訪談，焦點為受訪者經驗的歷時追蹤。一方面，包含受訪者於訪談間隔期的生活狀態、經驗的轉折或延續等樣貌，具體題綱如：「從上次訪談到這次的這段時間，生活有什麼改變嗎？覺得自己的狀態有什麼不同？」、「回頭看從親人過世後一直到現在這段路，你會怎麼描述？」另一方面，研究者亦由訪談者／聆聽者的位置，向受訪者反映及澄清第一次訪談曾談論之重要經驗，藉此深化、延展對受訪者經驗的理解，以及作為研究者面對訪談資料意涵之檢核與再次關照。

最後，除了由受訪者端回饋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檢核，研究者間亦針對訪談及分析資料進行討論，以拓展對研究現象之位移思考與開放性，並由此反思訪談內容中需進一步探究處。

(四) 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喪親」作為人類生命經驗的視域，關注受訪者寓居於世的存活樣貌，並根據由李維倫與賴憶嫻(2009)提出的現象學方法論作為訪談資料之分析，試圖理解分析對象的存在處境，以啟動對受訪者各自經驗的深化理解。除此之外，單一家庭內，不同受訪成員間資料的交互比較，亦為本研究涉及之方法學問題，尤其本研究兩位受訪者屬同樣喪親類型(喪父)、有重疊的照顧經驗，身處同樣的家、同樣的關係場域等脈絡，其經驗的差分或接近性，應能帶出更深層關於家的意涵。於此，配對研究(dyadic research)將經驗背景上，具有共通、親近性的受訪者視作對偶，就其訪談資料各自進行獨立分析後，再參照分析兩者間疊合(overlap)及對比(contrast)等

內容的概念邏輯(Van Parys, Provoost, De Sutter, Pennings, & Buysse, 2017)，與本研究問題脈絡、受訪者背景皆可呼應，故本研究亦由配對研究概念，以及家庭為單位的經驗對偶性，探究受訪者悲悼經驗及置身所在。以下依序討論現象學心理學分析，及本研究採取之配對研究的實作。

1. 現象學方法—存在行動的投入

根據李維倫與賴憶嫻(2009)，分析涵蓋六步驟的操作。唯步驟化的遵循外，過程中仍須反覆閱讀逐字稿，以接近對受訪者經驗之認識及共在(being-with)。

(1) 資料蒐集

受訪者的經驗描述，可取自其自身的書寫記錄，或由研究者將訪談錄音謄為逐字稿，如表2。而經驗描述文本的閱讀，乃以訪談對話／書寫的內容順序展開。

表2 謄寫逐字稿例子

謄為逐字稿的訪談片段(S：研究者)

S：你覺得爸爸……爸爸過世之後，你們家的生活的方式有很大的改變嗎？

T：好像……沒有什麼太大改變，因為之前就已經，分開了，所以就沒有很大改變。我覺得比較大的改變是我跟我媽跟我哥的……關係啦……對，這也是……衝突的過程……

S：一些衝突啊，這些事情

T：對，大概是這樣

S：嗯嗯……你說你，因為後來有去尋求諮商嘛，有一部份就是因為你跟媽媽跟哥哥的衝突這樣子……。那你覺得爸爸過世之後，爸爸過世這一件……事情，對你自己的影響？或是你覺得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T：你說爸爸過世當天嗎？

S：都可以。就是他過世之後，你覺得對你的影響……？

T：……喔，我想、我自己想過一句話：啊！我沒有爸爸了。……第一個反應是這樣。就有一天突然意識到，啊，對，我沒有爸爸可以喊……(流淚。沉默)……就是……平時會……讓自己在那邊喊：『爸爸！爸爸！』我覺得可能想要滿足自己……就是……就是讓自己知道，心裡那個爸爸還是在。

(2) 沉浸閱讀

閱讀經驗描述文本不只在於對語意的明白，更要如經驗者般經歷該經驗。研究者以開放、存而不論的態度，面對經驗者的語言及經驗位置，並透過想像將文字圖像化，勾連出經驗發生的場景脈絡。

(3) 意義單元的拆解與改寫

將經驗文本拆解為數小段意義單元，以放大關鍵細節，突顯文本中有意義的部分，並透過想像、適當的文字與表達，將每一意義單元所帶出的經驗場景，進行現象學改寫，如表3。此「意義」通常涵蓋某事物呈現為如此這般的「前景－背景」，而就現象學的分析工作，人寓居於世的脈絡結構乃重要焦點。

(4) 構成主題

整併具相同要點之意義單元，並就數個意義單元間，彼此勾連而呈顯之結構面向賦予主題。此階段跳脫上個步驟的個別意義單元考察，轉由整體眼光推敲所有意義單元，進入部分／整體的互動，獲致意義的顯現。

表3 意義單元拆解改寫案例

逐字稿片段的拆解	現象學改寫後的意義單元
(家中生活改變?)好像……沒有什麼太大改變，因為之前就已經，分開了，所以就沒有很大改變，我覺得比較大的改變是我跟我媽跟我哥的……關係啦……對，這也是……衝突的過程……一些衝突阿，這些事情(……尋求諮商，有一部份就是因為衝突)對，對……(……他過世之後，你覺得對你的影響?)……喔，我想，我自己想過一句話：啊！我沒有爸爸了。……第一個反應是這樣，就有一天突然意識到，阿，對，我沒有爸爸可以喊……(沉默)就是……平時會……讓自己在這邊喊：『爸爸！爸爸！』我覺得可能想要滿足自己……就是……就是讓自己知道，心裡那個爸爸還是在。	對T而言，在父母早已離婚、一家四分住的背景下，父親的死亡似乎並未對家人的生活形式帶出明顯不同。在這樣的「不變」之中，T切身經驗到的是與母親和哥哥三人之間的關係衝突，以及自己再也沒有爸爸、沒有爸爸這樣一個對象可以呼喊的現實；對T而言，平時「爸爸！爸爸！」的喃喃自語，或許是想自我提醒父親依然活在心中。

(5) 置身結構

將所得之構成主題，綜合為完整的經驗置身結構描述。置身結構即經驗者寓居於世的存在處境，描述需避免「因為—所以」的因果係詞，否則會遮蔽各主題、經驗要點間的關係形式。

(6) 普遍結構

當研究涵納數名不同經驗者置身結構的描述文本時，可將所有置身結構描述視為整體，尋找能夠涵蓋所有置身結構的描述，獲得經驗現象之普遍性。此步驟並非強制，重點仍是對現象的深化理解。

2. 受訪者間經驗的比對與分析

參考Van Parys等人(2017)反思配對研究，提出涵納詮釋現象學及配對訪談分析的多家庭成員訪談分析(multi family member interview analysis)，本研究連貫前段闡述之現象學心理學方法，以對偶受訪者各自的置身結構為主軸，爾後透過兩人置身結構間閱讀比對，包括其各自置身結構所帶出的經驗位置，以及訪談中受訪者談論之主題及內涵的異同(相同主題相同意見、相同主題不同意見等)，具象突顯受訪者間差異處境。最後再如普遍結構的操作，抓取其經驗的底蘊現象，展開相關討論反思。

三、研究結果

如前述資料分析邏輯，本研究面對受訪者T、Y經歷喪父的處境經驗，是以對其各自經驗視域及生活世界的深度理解為根本，再由個體拓至整體，透過家庭為單位的對偶視域，探究兄妹兩人哀傷與居家經驗的置身所在。考量篇幅，本文僅呈現受訪者的經驗背景摘要，以及兩人於對偶分析下的資料比對。對偶分析的過程與結果，皆是奠基於受訪者置身結構等現象學方法及實徵資料所進行。

(一) 對偶經驗比較的初步分析

以下先行呈現綜合訪談資料，兩位受訪者在面對四個共有議題上，所帶出的相似與相異經驗。而此整理，為後續分析結果與討論之實徵依據。

1. 父親過世對於自己的影響，以及對父親的想法

對Y而言，喪父後，除了整理房子和遺物外，其他時候不太會再想到父親。相對地，T起初面對關於死亡、喪禮等影像線索，都容易想起父親，也曾主動向母親詢問父親的往事。隨著喪父時間拉長，T一方面經驗到自己再想起、提起父親時，眼淚、感傷、不捨……已逐漸平緩，也更意識到與父親之間的關係樣貌，以及自己在個性行為方面所受到的影響。另外，T經驗到生命的渺小，及超乎言語的玄妙：「可能就是覺得……生命的……消失很……神奇吧。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出現了，然後他又消失了……然後可是他……一直停留在這裡！……我也看不到，他的未來是什麼……可是他就停留在這裡！……我不會覺得他結束了！（略）……他已經不見了！我不可能再跟他……有更多的對話了！……可是……他還是在我這裡……（略）。」（T，二訪）而受到父親過世的影響，Y開始思考自己接下來要過怎樣的生活、不留遺憾，以及更加意識到未來同樣要面對母親、親友的死亡議題；T同樣也想到母親未來的死亡議題，唯相對未於訪談細談。

根據訪談內容，T和Y於父親過世前及後，皆曾在後事、家務處理等範疇外討論過父親。論及父親，T和Y有各自的互動經驗及印象，也曾提起相同家庭往事，而兩人對於某些父親面對家人、面對自身生活的行為或想法等內在狀態，亦有部分相似推論或疑惑。具體的事件細節外，T和Y在與父親的互動記憶上，有些類似處境感受。對T而言，即使不若自小從母親身上所經驗到的情感聯繫，和父親一直處於較有距離、較侷限於物質層面的養育關係，仍不覺得父親是不屬於家的外人；對Y而言，即便和父親關係不佳、互動少，也不可能真的棄父親於不顧，包括過去選擇持續與父親同住，是想防止父親帶「外人」回家，也是經驗到仍應看守著父親的責任。

2. 面對父親留下的房子

整體而言，除了Y居住其中，T住在他處的根本差異，T和Y在此仍有相當不同的想法行動。Y在喪父後一大段的時間與生活，可說是圍繞著房子的整理事宜運行，且在重整房子和遺物的過程，經驗到對父親這個人的了解、再了解，以及彼此間關係的鬆動位移等。「情緒上的影響可能沒有像妹妹那麼……那麼……那麼大，可是就是……可以了解到，爸爸他以前到底是怎麼樣過來的……如果能早點知道，可能就不會這樣對他

了……對他……態度那麼差這樣子。」(Y, 一訪)另外, Y曾有把母親接回同住的想法, 而即使最後母親不願意, 一家人未同住, Y仍經驗到和母親、T三人的關係如以往緊密, 並在持續清理、修繕、佈置、管理房子等事物中, 承接起對這個空間的責任。另一方面, T考量工作、母親沒有搬回的想法, 以及Y使用不上那麼多空間等, 決定租出自己的空間區域。然而T依然與此地保有聯繫, 包括發現部分空間在Y的打理下, 開始有了屬於Y的、新的、不錯的發展, 以及在談起生活的歸屬感時, 心念著這個帶有其成長回憶、地域的熟悉感, 以及寵物小狗和哥哥Y皆仍居住其中的家。

3. 對尚活家人的關照

整體而言, T、Y敘說自身經驗時, 皆曾主動提及在喪父後, 對於對方心情、生活等狀態的觀察或想法, 而兄妹倆不僅和母親參與過家族諮商, 對母親喪夫的內在處境, 乃各有進一步的描述及感受——就T的了解與感受, 母親面對父親的離世, 是鬆了一口氣; Y則經驗到更多母親「覺得對方竟然突然就走」的衝擊、錯愕等。

此外, 隨著時間拉長, T逐漸鬆綁起初對於母親和Y價值觀衝突的擔憂, 且在專注自身忙碌工作之際, 依舊關心家人平時的生活, 以及經驗到內心對於陪伴母親, 以及和母親、Y三人固定相聚的期盼; Y在工作時間有較多彈性的情況下, 幾次與母親參與外出行程, 而面對和母親的相處互動, 則在依然經驗到母親有時放不下心、難適應子女變化的同時, 看見更多母親的生命故事, 相對自在地看待兩人關係現況。

4. 接下來的生活籌劃

T與Y於目前工作崗位上皆投入約一年, 處於持續熟悉、上手、進修或開創的發展階段, 也都尚未自組家庭。

T經驗到其生活與過往相比變得「無趣」, 指的是儘管喜歡目前的工作, 但工作之外少有其他休閒等安排, 且對平日工作居住的城市, 沒辦法產生感情; 此外, 開始經驗到需要在自己身上、生活中的人際, 以及家人各自的生活步調中, 重新找尋約莫自大學畢業、父母分居後, 即飄散多年的屬於自己的歸屬感。Y則持續累積工作經驗與作品, 將重心置於逐漸步上軌道的工作室, 以及服務性社團活動, 並持續整理居家環境, 協助T安排租屋事宜。

(二) 受訪者心理經驗現象的四個共通置身結構

透過T、Y對偶經驗的內容整理與比較，顯示在對偶視域下，兩位隸屬同一家庭的受訪者，儘管於喪父後的生活，切身面對著某些相同議題，兩人在其中表現出的主觀感受和差異性，彰顯其各自的主體位置。而由此對偶分析、細部資料的分類與比對等，再回到整體性的思考關照受訪者的經驗，即擱置議題的分類，而是以在所有議題間所帶出的受訪者經驗為依歸，可發現在兩位受訪者的經驗結構之間，涵蓋四個共通的現象底蘊。這是對偶觀點的結果發現，結果摘要見表4，以下說明。

- (1) 與過世親人間關係的位移(別於過往的情感與置身所在)——T與Y面對已逝的父親，皆重新經驗到父親在「父親」角色之外，作為一個「人」的樣貌，亦即還原父親的夙緣倫理關係，從父親的生養到重新看見父親作為一個「人」的生活。
- (2) 喪親者自身生命史的現身——T、Y除了將生活重心放回自己身上，也一致地經驗到喪父這件事情，於其自身生命帶出了新意，或者過往隱而未顯的意義，從照顧他人到關切自身的雙重性。
- (3) 時空交織的記憶敘說與情感關切——透過T、Y的言語，悲悼／哀傷經驗不僅關乎喪父後的時光，更是與父親之間整體性的關係記憶，且失落朝向的對象，不必然僅是父親(亡者)，也觸及喪父後的母親生活位移。
- (4) 與家(家人、房子等相關經驗)的不可分割性——在T與Y在喪父後，種種的關係位移、情感關切和生活處境等經驗，往往既關乎已逝的父親，也無法脫離「家」的脈絡層次，也就是回到「家人」。

(三) 兩人經驗的普同現象及各自處境

承接上述，針對結果發現(4)，即橫跨於兩位受訪者經驗，「與家(家人、房子等相關經驗)的不可分割性」的共通現象，本研究基於其與研究主旨的密切關聯，遂聚焦兩人在此相同的現象結構中，於各自的訪談資料所呈現的更細微的差異經驗，進一步討論分析。

根據訪談逐字稿，T和Y除了對家人的關心、親近的互動等緊密情感，也都相當重視「家」。如喪父後T面對母親及Y的關係衝突，起初謹慎、甚至有意識地理智應

表4 受訪者T與Y在共通置身結構與議題中的對偶經驗摘要表

議題	受訪	T的經驗	Y的經驗
關係的位移： 父親過世於自身的 影響，以及對父親 的想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從「失去父親」的感覺，到更加看見父親這個人、父親對於自身個性特質等影響、彼此關係樣貌，以及對於「生命」的探問。 2.經驗到母親未來的死亡議題。 3.面對父親生前的行為、內在狀態等，曾有諸多想法推論；覺得與父親之間情感上始終存在距離，但也從未將其視為家中的外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重新看見並思考「生」、「死」議題。包括如何把握活著的時間、不留遺憾，以及提醒注意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健康等。 2.經驗到母親未來的死亡議題。 3.自覺與父親關係不佳、互動少，但對父親大致的生活狀態仍有一定了解，且經驗到自己在生活中，不可能真的棄父親於不顧。
自身生命史的現身： 對自己接下來生活 的籌劃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反思自己現階段在工作外，少有其他安排的生活型態。 2.提出「要怎麼過生活」，以及「內心歸屬感」的自我疑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將重心置於工作室的發展和手邊職務。 2.同時協助處理家中空間的出租事宜。
時空交織的記憶與 情感： 面對尚活家人的關 照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相當關注家人的喪親處境與過往記憶，且感覺無論父親生前或生後，與Y和母親的情感關係，長年以來皆維持相當緊密、沒有太大差異。 2.專注自身工作的同時，依然關心Y和母親的生活、週末與母親同住，期盼三人固定聚會的時光。 3.認為母親在喪夫後，是鬆了一口氣。但經驗到母親未來的死亡議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相當關注家人的喪親處境與過往記憶，且感覺無論父親生前或生後，與T和母親的情感關係，長年以來皆維持相當緊密、無太大差異。 2.逐漸能較自在地面對自己與母親在想法、生活等方面與過往記憶的不一致，以及會盡可能陪伴母親。 3.認為母親面對父親過世，經驗到了一陣衝擊、錯愕。同樣經驗到母親未來的死亡議題。
與家/屋/人的不可 分割性： 面對父親留下的房 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維持數年前搬出與母親同住他處的狀態；考量照顧房子，所需投入的心力和現實條件等，選擇出租自己的區域。 2.提及歸屬感，依然掛念對此地的熟悉，以及仍在此地的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選擇持續居住其中，投入相當的心力清理、重新佈置房子，朝向心中理想的居家環境前進生活。 2.在整理房子的過程，經驗到與已逝父親間的無法分割。 3.曾有將母親接回同住的想法。

對，擔憂傷害擴大，以及Y即便與母親想法相左、衝突，依然選擇自己必需改變，轉以能夠承擔家的立場思考事情等，皆隱含兩人內在朝向家的責任，或甚至超越責任與否的現身情態。而兩人面對父親，雖然都感覺長年較疏遠、甚至存在衝突的狀態，但仍肯定地表達父親作為「家人」的事實，進一步帶出對T和Y來說，「家」是奠基於群體的關係經驗，無論個人之間的情感樣貌如何，彼此終究嵌於同樣的關係脈絡。唯兩人心中的家／關係脈絡，不盡相同。

受訪者倆生活及經驗敘說的置身所在，恰好映照出家「抽象－具象」的兩面性。就T的經驗脈絡，其面對家，大抵更側重家人間內在情感和關係角色的聯繫；而對Y來說，具體的空間場域、家人共處共聚的聯繫，是相對重要的經驗。唯值得思考的是，間隔半年的兩次訪談之間，相較Y持續發展個人工作、整頓居家環境，以及持續在與家人分住的現實中，擁有彼此於生活及情感方面的聯繫，T則開始訴說心中歸屬感的呼喚，以及如同小時候的家庭記憶，期盼能與母親及Y定期聚會。在此，兄妹倆對偶經驗，顯示主體之間即使關係緊密、生命經驗大量疊合，其內在的家屋意涵依然歧義。包括就本研究受訪者各自展現的存在行動和經驗言說，其「家」的感覺從何而來？是在家人情感中相依萌生，抑或緊緊於彼此的共處共在？

另一方面，就兩次訪談的半年歷程，除了上述T的轉折經驗，Y於第一次訪談提及對於母親不願搬回同住，從起初難以釋懷、到某天突然鬆綁的幽微心情，以及兩人於訪談中，皆湧現的過往因著讀書或工作，離家、又返家的記憶等，亦可窺見個人居家感、家屋意象的流變。

最後，兩人對於母親喪夫的處境描述，乍看「鬆了一口氣」及「竟然突然就走」的對比，事實上經由語境及整體經驗的還原，其視域有根本的差異指涉。T所覺知、理解的鬆一口氣，大抵指向母親面對外人詢問夫妻關係時，能藉由死亡的不得不然，取代離婚的難以啟齒；而Y所指的，更多是母親面對父親，一個即使離婚解除名義關係，也無法直接取消種種歷史痕跡，甚至仍身負「未還清」象徵性債務的他者去世，而可能經驗到的詫異，甚至怨、恨等內在處境。但在差異視域中父親過世的否面性事實，兄妹回到了對尚活「家人」的關切，同樣經驗到母親未來生命死亡的倫理性議題。以下，進行相關討論。

四、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透過兄妹對偶受訪者經驗的綜合分析，包括置身結構的異同參照、普同現象的捕捉，以及經驗的時間性脈絡，發現喪親者面對父親過世的哀變，起初尤其藉由鞏固過往主觀界定、情感寄託的「家」，找尋內在居家感(homelike/ feel at home)的存在行動。然而，原有的家在重要他者缺席後已然不同，人與人的關係樣貌亦本是流動，故存有的居家感源於變化的位址，喪親者內在居家感的歸返或失所，終要在生活世界的流動中，保持流變(becoming)的可能，而不是一種固定本質(being)的安置。

「內在居家感」的情感，意味某種親近、熟悉、安全與歸屬。居家感一詞在既有的使用習慣上，能夠作為對空間配置的描述，如居家感的佈置等(homelike setting)，本研究為了與單純的環境配置做出區別，故稱內在居家感。不過就喪親者整體的存在經驗來說，居家感是變動過程，內在與否的區分，只是暫時性經驗。Freud(1955)在〈詭譎論〉(The “Uncanny”)指出，關於熟悉事物的陌生，經由深度的意義考察後，事實上既是對立、也是重合的處境情態。uncanny概念，是由德語unheimlich翻譯而來，其發音與unheimisch類似，而unheimisch英語翻譯又為unhomelike，即流離失所的處境。Heidegger(1962)將unheimlich指涉的意義由人類心靈延伸至人類存有，闡述此在寓居於世的原初狀態，是處於面對不安詭譎的去陌生化、再熟悉化的存有經驗。本研究兩位受訪者面對已逝父親的處境敘說，皆彰顯其與父親的關係既存於兩造，又無法脫離家的層次。當中，一方面家屋空間的變與未變、家庭生活的變與未變、親屬關係的變與未變，如此「失去」與「保有」並存的狀態，構成喪親經驗之特殊處境；另一方面，死亡鬆動、撼動了受訪者原本內心指認的家，而家在此是流動不定，甚至不穩固的，並勾起受訪者面對家更久遠的記憶追溯。根據本研究訪談資料的整體脈絡，以及對偶分析的結果，無論是T起初尤其嘗試安頓家人關係、角色，或者Y就地重新佈置及打造家屋空間等，皆為兩人身處父親死亡所突顯之生命裂隙、家的裂隙，嘗試做出回應之存在行動，且該行動與受訪者既往內在家屋的整體意向間，各自存在呼應關係。受訪者經歷父親過世後，整體內

在處境的被剝奪、匱乏狀態及無居家感，卻同時帶出朝向／歸返居家感的動能，且「家」指的是與家相關的廣泛、歧義經驗。喪親者間各有其置身所在的陌生熟悉化行動，是雙重過程中相互勾連的喪親者歸返居家感之脈絡。以下進一步說明如此歷程中，所涉及之現象概念，以及相關的臨床反思。

(一) 生命境位的否面性

親人過世，於喪親者身處之關係帶出裂口，而本研究發現喪親者置身其中，所產造的存在行動、或說悲悼經驗，涉及(1)關係的位移；(2)個人生命史；(3)時空交織的記憶與情感；以及(4)家等四層面的生命處境，且再細究本對偶喪親家屬的訪談資料，可發現在「家」的經驗層面，喪親者面對親人的死亡，起初這是一種正向生活所帶出「缺」的否定，以透過「鞏固舊有」方式，即修補或強化自身所經驗到的家，嘗試回返內在居家感之行動與意向。此刻，隱含人面對關係時，許多時候似乎是預設「它會在」的正面性(positive)，而非「它會不在」的否面性(negative)——因為有「會在」的潛在假定，當如此的理所當然性不在時，於是更加促發彌補、填補動作，只是可能也更加引發矛盾、弔詭處境。余德慧等人(2004)以「境位」描述人所經驗的生命質地，而不同時間下呈顯的不同生活經驗，不僅給出境位之間的位差與質地差異，甚至可能使人經驗到夙昔生活世界的破碎，過往的生活策略失效；是以，重要他者過世，帶出不可能挽回之生命境位，喪親者面對與逝者的關係、面對其日後的生活處境等，需要「新」經驗接應之。唯何謂新經驗？對有些喪親者而言，修復之道能夠回應自身處境，但同時對有些喪親者而言，情緒和意義的打造或完好修復，可能反倒讓人落入倫理價值、秩序與意義網絡無法抵達之「倫理黑洞」(余德慧等人，2004)。否面性顯示這對兄妹，從「缺」的關係位移反帶出朝向／歸返居家感的動能，喪親不僅是個體哀悼經驗，更是家人關係的召喚。這是一種超越「內化」與「外化」的「默化」現象，一種倫理關係的展現。家屬以「默化」的靜默方式持續關照逝者，這不全是內化或外化的區隔連結能夠解釋，而是一種以身嵌缺的具身化(embodiment)默化連結，是重新思考與理解家屬寓居於世(家)的切身處境(林耀盛、李維倫，2018)。對此，本研究認為臨床工作者無論取向與觀點，在面對

眼前受苦者的多重樣貌時，皆當以開放、相應的多重可能的倫理位置回應之。

類似地，面對喪親者的經驗，過快朝向介入矯治等技藝學脈絡，是一種正面性思維，且可能陷入遠離喪親者受苦情態的危險。例如當今的悲傷研究與實務，有些論述乃將建立與逝者間的持續性連結，視為喪親悲悼的療癒因子(如Worden, 2008)。然Klass(2006)即指出持續性連結概念在提出之際，並不同喪親後的適應性，以及提醒過快進入適應觀點，忽略關係現象的侷限性。進言之，無論是人情倫理、意義與關係等面向，任何對主觀經驗的外部定義或強加套用，可能都無法真正回應喪親者正在經歷的境位質差。此外，死亡帶出形同缺席／裂口之現實，始終皆為關係、皆為家的質地，包括孩子成年離家或成家，以及換屋搬遷等，死亡僅是再次映照如此境位的否面性意涵。以精神分析而言，Lacan(未出版講堂筆記，1974年2月19日)曾將trauma改造為trouma，trou是法語，意指孔洞、裂縫(Soler, 2016)。如果喪親是創傷，它不是死亡事件本身的單一指涉，而是受創本來就是裂口，生命境位的質地本來就是裂縫。於此，本研究透過受訪者之經驗現象，討論否面性的情感動力。接著，討論與喪親悲悼經驗的流變意涵。

(二) 流變經驗的倫理性

流變是一種不斷來到現場的狀態、解疆域化的運動。事實上，存有即是一種時間流的變化(being is becoming)，如Heidegger(1962)由時間的結構談論存有，對於存在的脈絡及時間的體察過程(Davis, 2004)。以Deleuze的哲學觀點，流變乃垂直劃過、解放或重新定義A—B兩點之間的既有直線關係，一條思想的生成的抽象之線(楊凱麟，2006)。亦即，流變是來自域外的力量。當人被逼至生活的邊界處境，彷彿眼前只剩不見邊際、也不見光景的懸崖邊緣時，原本支持生活中種種行事理路發生的依憑化為碎片，對夙昔的肯定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再能夠…」的否面性；通過碎片化，發現已再也無法抵達過去視為肯定正面之處，真正能夠抵達的，乃原本被自己視為陌生、不存在的域外之地(余德慧等人，2004)。

死亡映照、突顯了關係經驗中，本成的否面性，而本研究之對偶資料，兄妹倆內在居家感、家屋意象的流變，包括T面對母親和Y的衝突，從盡力嘗試透過理智、有距離的關係應對，以避免擴大衝突，到相對輕鬆地看待，並意識到應回歸自己身

airiti

處其中的內在感受，以及Y某天突然釋懷家人依舊沒有同住的現實等過程，即是回應否面性經驗的必然。與此同時，流變的不是再現(re-present)，而是「來」，某種「尚未」(not-yet)，將來的「來」。喪親者所有關於逝者的記憶、關係、家、居家感等自身經驗的安置，都是一種「暫時性」的安置。

這樣的「暫時性」，是嘗試捕捉曾有，或說「再現」的流變過程。喪親主體面對親人、已離世的重要他者，從彷彿欲藉由敘說，再現不在場的逝者，再現種種「此曾在，已不在」的位置，逐漸因著此時的憶思敘說、此刻的現場，還原過往的所說(said)，帶來成為言說(saying)的所說，並於此不斷的還原過程，跨越「過去－現在－未來」的線性時序，活化已成為歷史的時間，開啟一種無論對方在場與否，彼此「面對面」的說話空間。如Levinas指出：「外於存有者在一言說中被陳述出來，但此一言說亦必須被取消，以使能從所說，牽曳出外於存有者。」(引自鄧元尉，2009)Y喪父後的關係位移經驗，在其相對平和看待與父親的種種過往、更能理解父親的狀態中，相較原諒、寬恕等彷彿通過某種轉化儀式的意義之外，更是原有情感及互動模式的鬆綁，遂照見父親遮蔽於父親角色下的事物。當談論某人、某事或某物時，「說」便移動了言說者的倫理位置，喪親主體與過世親人間差異情感關係的位移，是真實性的置身所在的意義移動。

Worden(2008)的悲悼任務論，強調適應逝者缺席的世界，進行外在、內在與靈性的調整，以及之後在踏入新生活之際，重新尋找生者與逝者的聯結。雖然西方觀點已不再強調喪親者的「斷然獨立」，而是主張喪親者最終應在新展開的生活中，找到與逝者的永久連結(enduring connection)，這樣的思維仍是任務導向下的修復邏輯，是關注喪親者適應與否的有效性。然而，本研究這對兄妹與亡父的關係，顯示喪親哀傷不是一種修補術下「圓滿意識」的意義，而是一種超越「內化」或「外化」的「默化」倫理關係，這是實踐性。實踐性與有效性的差別，在於實踐性是一個廣泛的生活世界的問題；亦即，重點不在喪親者藉由「內化」或「外化」方法，來修復自身的喪父悲悼，而是透過於生活世界的轉化實踐，展現一個作為者在處境中的有所做為、活出來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揭示華人的倫理源頭是生養性的存有，生養倫理連結病人與照顧者的依附性，依附存有的性質隨病人離開可以移轉到

生活處境，亦即從「生養」過渡到「生活」(高舒、林耀盛，2018)。這樣的生活實踐轉化，不是個人適應論，而是回到照顧他人／關切自我的雙重性(林耀盛，2006)。亦即，從父親的缺席帶出的位移意義，是從「人」到「家」的「家人」關係的生活倫理，包括兄妹倆奠基於與父親之間關係的位移、自我生命史的重整、情感記憶的開展，以及面對家／居家感的歸返流變，不斷地在自身已然不同的否面性生命境位中，朝向與父親、與自己、與母親，以及他者的倫理關係歷程，是隱含「缺口規定著我的存在」的文化特性(余德慧等人，2004)。

(三) 結語

關於喪親者的「家」，研究及實務已發展出相當多系統功能、情感依附與資源等論述成果。本研究發現親人過世的經驗，亦將衝擊喪親者扣連於家脈絡的居家感(存在的安全感)依託，以及喪親者身處在此無棲居狀態，其歸返居家感之動能，往往將沿著自身的內在家屋線索展開，由朝向舊有走向域外流變。因此，喪親者如何覺知及看待「家」，乃悲悼經驗的重要脈絡，且喪親議題中以家為單位的關照，像是瞭解喪親家屬間的關係、居家生活和現實經濟的維繫，甚至史性關係的探索等，不僅因為「喪親屬於一個家的公共事件」，也是對喪親者個人的存有關照。

本研究顯示喪親所帶出的生命境位的否面質地，以及經驗流變的倫理情懷，乃喪親者身處其中，安置自身經驗和生活投向的重要歷程。否面性乃支撐人類生命中一切正面出現、顯現的事物(余德慧、李宗燁，2002)。Lee(2009)統整臺灣本土心理療癒研究團隊的累積成果，指出當脫離推動和維持日常生活種種的智性邏輯，即是進入一般生活的反面，這樣反面置身(situated negativity)的經驗，是一種現象學心理學取向。

最後，關於質性研究的品質控制，如Royse、Thyer、Padgett與Logan(2006)所建議，本研究透過研究團隊的相互督導與提醒，避免研究者掉入資料蒐集和分析的偏見。同時，邀請接受研究的成員進行確認(member checking)，也就是把資料分析的結果予以確認或澄清，以建立研究的意義，由此提昇質性研究作為一種參與式研究的特性。本研究透過兩次訪談的參與式結果，認為相較於以認知、情緒，或適應

指標等界定喪親後適應，關照喪親者如何面對其與逝者間已然不同的關係、關照喪親者如何在無居家感的處境中面對自己，及其是否保有朝向屬己居家感的流變動力等，是跳脫失落／復原二元論，另外一種以存有論角度關照喪親者經驗的臨床心理工作面向。

參考文獻

- 余德慧、李宗燁(2002)。生命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余德慧、李維倫、林耀盛、余安邦、陳淑惠、許敏桃…石世明(2004)。倫理療癒作為建構臨床心理學本土化的起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253-352。
- 余德慧、彭榮邦(2002)。從靈知象徵領域談哀傷的抒解。載於余德慧(主編)，**台灣巫宗教的心靈療遇**(頁187-225)。台北：心靈工坊。
- 李維倫(2016)。從實證心理學到實踐心理學：現象學心理學的本土化知識之道。**台灣心理諮商季刊**，8(2)，1-15。
- 李維倫、賴憶嫻(2009)。現象學方法論：存在行動的投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275-321。
- 林耀盛(2000)。地震之後，千禧之始：重探「心理(學)」與「諮商(學)」的共構關係。**應用心理學研究**，5，165-193。
- 林耀盛(2005)。說是一物即不中：從倫理性轉向療癒觀點反思震災存活者的悲悼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23，259-317。
- 林耀盛(2006)。聆聽受苦之聲：從「咱們」關係析究慢性病照顧。**應用心理研究**，29，183-212。
- 林耀盛(2016)。實證論陰影及其超越：迂迴或直面。**臺灣心理諮商季刊**，8(2)，36-43。
- 林耀盛(2018)。倫理的不及處？創傷與哀傷的透工/體驗。論文發表於「言語、意義與行動：華人倫理實踐論壇」。台北：政治大學華人主體研究中心主辦。
- 林耀盛、李維倫(2018)。受苦現象與哀傷情感：人文臨床心理學取向的探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1(3)，215-225。

- 林耀盛、邱子芸(2015)。臨終處境的陪伴轉化：癌末病患及其照顧者心理經驗與存在現象探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8(2)，189-219。
- 侯懿真(2006)。悲悼的歧義—癌症新近喪偶者傷勢療癒歷程的建構詮釋(未出版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學研究所，高雄市。
- 高舒、林耀盛(2018)。哀悼時刻：照顧者從臨床陪伴到「後臨終」情感現象的心理轉化經驗。**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1(3)，275-301。
- 陳正國(譯)(1992/1997)。生與死的雙重變奏：人類生命策略的社會學詮釋(原作者：Bauman, Z.)。台北市：東大。
- 項退結(1990)。海德格。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楊凱麟(2006)。二(特異)點與一(抽象)線——德勒茲思想的一般拓樸學。**台大文史哲學報**，64，173-189。
- 潘慧玲(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教育研究資訊**，11(1)，115-143。
- 鄧元尉(2009)。列維納斯語言哲學中的文本觀。載於賴俊雄(主編)，他者哲學：回歸列維納斯(頁122-155)。台北：麥田，城邦文化。
- 蔡佩真(2012)。華人家庭關係脈絡中悲傷表達模式之探討：以台灣經驗為例。**台灣心理諮商季刊**，4(1)，16-38。
- 龔卓軍、王靜慧(譯)(1957/2003)。空間詩學(原作者：Bachelard, G.)。台北：張老師文化。
- Bennett, K. M., & Vidal-Hall, S. (2000). Narratives of death: A qualitative study of widowhood in later life. *Ageing and Society*, 20(4), 413-428.
- Davis, D. H. (2004). Dementia: Soci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8(2), 369-378.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errida, J. (1997). *Politics of Friendship* (G. Collins Trans.). London: Verso.
- Field, N. P., Gao, B., & Paderna, L. (2005). Continuing bonds in bereavement: An attachment theory based perspective. *Death Studies*, 29, 277-299.

- Freud, S. (1955). The “Uncanny”. In A.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VII (1917-1919): An infantile neurosis and other works* (pp. 217-256).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57).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V) (pp. 243-258). London: Hogarth Press.
-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 Hsu, M. T., Kahn, D. L., & Huang, C. M. (2002). No more the same: The lives of adolescents in Taiwan who have lost fathers. *Family Community Health*, 25(1), 43-56.
- Kissane, D. W., Bloch, S., McKenzie M., McDowall, A. C., & Nitzan, R. (1998). Family grief therapy: A preliminary account of a new model to promote healthy family functioning during palliative care and bereavement. *Psycho-Oncology*, 7, 14-25.
- Klass, D. (2001). The inne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ead child in the psychic and social narratives of bereaved parents. In R. A. Neimeyer (E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 the experience of loss* (pp. 77-94).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Klass, D. (2006). Continuing conversation about continuing bonds. *Death Studies*, 30, 843-858.
- Klass, D., Silverman, P., & Nickman, S. L. (Eds.) (1996).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 Lee, W. L. (2009). Psychotherapy as a locale for ethical care: The reaching into situated negativity. *Schutzian Research. A Yearbook of Lifeworldly Phenomenology and Qualitative Social Science*, 1, 67-83.
- McCarthy, J. R., & Prokhovnik, R. (2014). Embodied relationality and caring after death. *Body & Society*, 20(2), 18-43.
- Prigerson, H. G., Horowitz, M. J., Jacobs, S. C., Parkes, C. M., Aslan, M., Goodkin, K., ... Maciejewski, P. K. (2009).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criteria proposed for DSM-V and ICD-11. *PLoS Medicine*, 6(8), 1-12.

- Royse, D. Thyer, B. A. Padgett, D. K. & Logan, TK. (2006). *Program evaluation: An introduction*. United States: Thomson Brooks/ Cole.
- Sanderson, C., Lobb, E. A., Mowll, J., Butow, P. N., McGowan, N., & Price, M. A. (2013). Sign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caregivers following an expected death: A qualitative study. *Palliative Medicine*, 27(7), 625-631.
- Sarafino, E. P., & Smith, T. W. (2014). *Health psychology: Biopsychosocial interactions* (8th Ed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Shear, M. K., Simon, N., Wall, M., Zisook, S., Neimeyer, R., Duan, N., ... Keshaviah, A. (2011). Complicated grief and related bereavement issues for DSM-5.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8(2), 103-117.
- Soler, C. (2016). *Lacanian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affect in Lacan's work* (B. Fink Trans.). Sussex: Routledge.
- Stolorow, R. D. (2011). *World, affectivity, trauma: Heidegger and post-Cartesia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Routledge
- Stroebe, M., Gergen, M. M., Gergen, K. J., & Stroebe, W. (1992). Broken hearts or broken bonds: Love and dea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 1205-1212.
- Van Parys, H., Provoost, V., De Sutter, P., Pennings, G., & Buysse, A. (2017). Multi family member interview studies: A focus on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9(3), 386-401.
- Worden, J. W. (2008). *Grief counseling and grief therapy: A handbook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 (4 Ed.). New York: Springer.

The Journey of Becoming and Being-In-The-Home: Exploring Two Siblings' Bereavement Experiences and Life Situatedness to Their Death Father

YAW-SHENG LIN, SHU KAO

Purpose: We aimed to enrich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grief of bereaved siblings after the cancer death of their father. **Methods:** A brother and sister who lost their father to cancer were interviewed twice individually about a half year after their father passed away, with a 6-month follow-up. The interviews were recorded, transcribed, and analyzed using a phenomenological dyadic approach. **Results:** The analysis revealed four general structures which is relational transformation, life history review of the bereaved, affective memories embedded in temporality and spatiality, and the context of home in the narrative data. The siblings initially stuck to their personal sense of home to regain homelikeness that is a homelike being-in-the-world in which the lived body in most cases has a transparent quality as the point of access to the world in understanding activities after the death event. The feeling of homelikeness is embedded in a becoming process; it is not a stable state. The siblings eventually faced the changes, the negativity or absent side related to their home, and then needed to embrace outside experiences. **Conclusions:** Homelikeness is the underlying transformative structure of home. Death shed light on the essential negativity of life, and the ethical relational experience between the bereaved and the deceased. The clinical implications and research suggestions from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bereavement, home,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dyadic perspective, homelikeness

Yaw-Sheng 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u Kao: Research assistant, Koo Foundation Sun Yat-Sen Cancer Center.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nnies50134@gmail.com)